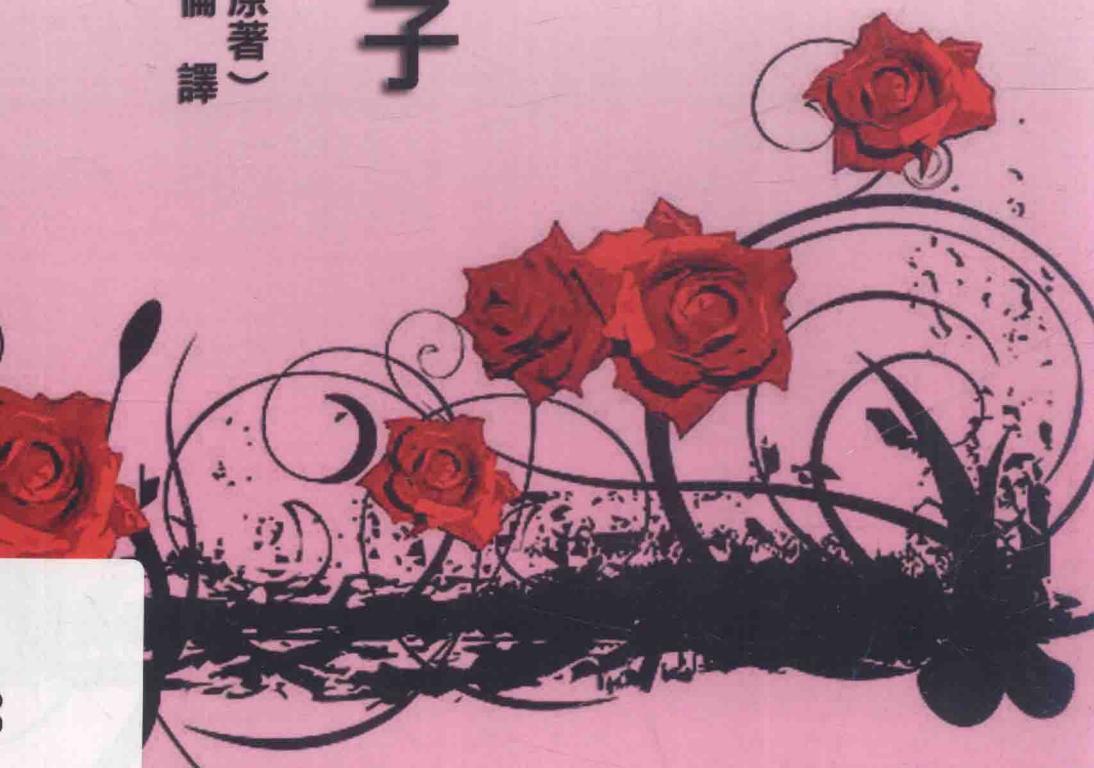


吉卜蒂——奇女子

羅伯特W·錢伯斯（原著）
施卓倫譯



吉卜蒂——奇女子

JAPONETTE

羅伯特 W. 錢伯斯（原著）
Robert W. Chambers

施卓倫 譯

吉卜蒂——奇女子

JAPONETTE

作　　者 / 羅伯特 W. 錢伯斯 (Robert W. Chambers)

譯　　者 / 施卓倫 (Zhuolun Shi)

出版者 / 美商 EHGBooks 微出版公司

發行者 / 漢世紀數位文化（股）公司

臺灣學人出版網 : <http://www.TaiwanFellowship.org>

地　　址 / 106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1 號 4 樓

電　　話 / 02-2707-9001 轉 616-617

印　　刷 / 漢世紀古騰堡®數位出版 POD 雲端科技

出版日期 / 2015 年 4 月

總經銷 / Amazon.com

臺灣銷售網 / 三民網路書店 :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書局復北店

地址 / 104 臺北市復興北路 386 號

電話 / 02-2500-6600

三民書局重南店

地址 / 100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61 號

電話 / 02-2361-7511

全省金石網路書店 : <http://www.kingstone.com.tw>

定　　價 / 新臺幣 300 元 (美金 10 元 / 人民幣 60 元)

2015 年版權美國登記，未經授權不許翻印全文或部分及翻譯為其他語言或文字。

2015 © United States ·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 or translation in whole or part.



美商EHGBooks微出版公司

www.EHGBooks.com

EHG Books 公司出版

Amazon.com 總經銷

2015 年版權美國登記

未經授權不許翻印全文或部分

及翻譯為其他語言或文字

2015 年 EHGBooks 第一版

Copyright © 2015 by Zhuolun Shi

Manufactured in United States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

or translation in whole or part.

Contact : info@EHGBooks.com

ISBN-13 : 978-1-62503-202-7

獻給
埃塞爾和露西爾·福曼

目錄

目錄	1
第一章 破產回家	3
第二章 奇遇驚豔	10
第三章 合夥謀生	19
第四章 受僱大戶	31
第五章 愛德露莎	50
第六章 融入東家	68
第七章 時光倒流	86
第八章 傑克示愛	104
第九章 對話解疑	115
第十章 受傷返城	129
第十一章 巧施一計	143
第十二章 成全兒女	157
第十三章 心機算盡	175
第十四章 終成眷屬	191
譯後記（一）	215
譯後記（二）	217

目錄

目錄	1
第一章 破產回家	3
第二章 奇遇驚豔	10
第三章 合夥謀生	19
第四章 受僱大戶	31
第五章 愛德露莎	50
第六章 融入東家	68
第七章 時光倒流	86
第八章 傑克示愛	104
第九章 對話解疑	115
第十章 受傷返城	129
第十一章 巧施一計	143
第十二章 成全兒女	157
第十三章 心機算盡	175
第十四章 終成眷屬	191
譯後記（一）	215
譯後記（二）	217

第一章 破產回家

老式商行埃傑頓&泰納脫公司破產倒閉，但它處理債務的方法與眾不同，為了賠償債主，它把與法律無關的私人財產也傾囊付出，因而當債主們收到這些由無數分錢拼湊積攢而成的整塊美金時，個個都面面相噓，交口稱讚，埃傑頓&泰納脫公司是紐約市內最誠實的商行。

老埃傑頓已去世多年；老泰納脫年高體弱、迂腐固執，在這場危機中，把最後一分錢都用來維護自己的聲譽，結果還是走投無路，以死告終。

老享利·泰納脫的行為贏得了人們道德上的讚揚，但是這種毀滅性的正直使他的兩名孤苦伶仃的侄女處境十分尷尬。埃傑頓家的情況也一樣，家族的唯一代表詹姆士·埃傑頓第三失去了全部遺產，變得一貧如洗。他趕緊從法國搭了一條牲口船，途經波士頓，回到美國紐約，身上僅剩兩塊美元碎幣；他雖然心慌意亂，但仍打定主意，設法不借債來處理所有事務。

他從火車站走到最近的一家俱樂部，這時天色尚早，幾名值班的僕人用同情的眼光，友好尊敬地望著他。

他走進會客室，坐下，寫好一份退會書，又抄了幾份，請人送往另外幾家豪華的新式俱樂部，接著拎起皮箱就走，老僕人李德趕緊上前幫忙，他含笑謝絕。

“埃傑頓先生，英懷特先生在貴賓室”

老僕人小聲說，他從俱樂部開張起就幹到現在了。

埃傑頓想了想，就走到了貴賓室門口，往裏張一眼，就在這當口，英懷特剛好從報紙上抬頭，一眼瞥見了他。

“哈囉！”他喊，“是你嗎，埃傑頓？”

“你當我是誰呀？”

埃傑頓溫和答。

他們握了下手，英懷特開口：

“有什麼難處啊……”

埃傑頓含笑未答，將皮箱放在地下，挑了個臨窗的角落位子坐下，清楚意識到，雖然這是過去六個月內第一次光顧，但對於往後漫長的歲月來說，是一趟末班車。

“市里天很熱。”他寒暄，“你好嗎，比利？”

“很好哇，給你來杯香檳冷飲，好嗎？不要？那麼馬會的雞尾酒如何？什麼？不要那個鑲有玫瑰花的酒杯？”

埃傑頓搖頭說：“不要酒，謝謝！”

“哦，行，打鈴叫人送上些解暑消熱的冷飲，好嗎？”

埃傑頓有禮貌地揮了下手，表示謝絕。

一名僕人進屋，見此手勢，知趣而退。

英懷特推開一堆周日的報紙，重新坐進皮椅裏；報紙上登載著形形色色、亂七八糟、令人不快的消息。

“對你眼前發生一切，我十分難過，吉姆，”他說，“大家都很難過，我們原以為你能在巴黎再愉快地過上一年。”

“我也曾想，”埃傑頓點頭說，“不過我發現一個現象，一個人想的和現實發生情況毫無聯繫。”

英懷特喝完飲料，看著玻璃杯上的冰花，慷慨地說：“在關鍵時候，你的朋友在你身邊，會伸出援助之手的。”

“不，不必如此，請別摻乎……比利，你太客氣了……我已作好準備，大不了傾家蕩產，走投無路。

“唷，我親愛的老兄。”

“目前，我雖窮困潦倒，” 埃傑頓重複，“將來，我可以東山再起；這是我的責任所在，不必麻煩朋友們。”

“嗯，不過朋友可以在患難時幫你一把。”

“朋友之間信得過就好，否則無從談起。別提它了，人世間，友誼是最高尚行為之一，其他不必多說了。”

他朝英懷特微微一笑，繼續說：“友誼始終是朋友之間最愉快、最舒坦的交往，甭再提了，總之友誼是無價之寶，如談錢，反而變得一錢不值。”

英懷特被他這樣一說，也開始笑了，“我認為你的關於朋友和友誼的想法並不合情合理。”

“不過，我的朋友們在知道我關於友誼的觀點之後將會睡得更安穩些。”

“你的話是小人之見，並不公正。”英懷特說，臉有點紅。

“不，這是坦誠之見。你也注意到即使像我的坦城之見也使我們的友誼蒙上陰影，變得頗為緊張。”

埃傑頓反駁道，仍然保持笑容。

“你多少有點太認真了吧？

“唷，我對任何事都不會一本正經。正因為如此，命運之神才伸出那雙決不弄錯的手，一把抓住我的褲兜，抖盡所有口袋，將我狠狠地扔到命中註定的人生險惡軌道上，現在我正在爬向安全地方，尋找生存的機會。”

他說完，傻笑著，豪無痛苦表露，頭仍朝窗外望著。

俱樂部外景色宜人，第五大街靜悄悄地沐浴在初夏晨曦的陽光裏。

英懷特又開腔：“報紙——每個人都以最欽佩的口吻，大加讚賞你商行處理債務的自我犧牲精神。”

“唉，真奇怪！為何如此普通的正直行為會在紐約引起巨大的

哄動呢？甭說啦，就此打住，我該回家囉。”

“去哪兒？”

“我的家。”

“已經關了一年多，是吧？”

“對，不過有個看門人。”

“與我一起去蠔灣，”英懷特慇懃道，“來吧，吉姆，星期天就忘掉這些麻煩吧。”

“說到麻煩，”埃傑頓答，聳了一下肩膀，戴上手套，“我在渡海時，已抽空分類和處理掉許多，現在我確定知道去幹些什麼，我想回家即可動手。”

“幹什麼？”英懷特既好奇又關切地問。

“我打算找找看，”埃傑頓答，“能否用某個我的‘天才’，這是朋友們曾賦予我的雅稱，來應聘一件工作，只要能維持我一日三餐生活就行。”

“具體點，你想試著幹些什麼？”

“我不知道確實要幹什麼，我打算把自己的某些拿手好戲變成將來的職業，如果人們願意讓我嘗試的話。”

“寫作嗎？”

“嗯，寫寫，或者畫畫，或者搞插畫，也許音樂之類。可能我會創作個劇本，或者扮演些角色，或者寫點評論文章等。”他含含糊糊地結束談話。

此刻，英懷特才第一次看清他朋友疲憊的眼睛和消瘦的面龐。那副愁眉慘臉的苦惱模樣，一望而知，他至今仍未能擺掉公司破產的陰影。

“吉姆，”英懷特認真勸說，“為何不讓我幫你一把？”

埃傑頓和顏悅色審視著他，答：“你在幫我。成功也有你一份，比利，再見！我會回來的。”他眼睛掃視這熟悉的房間一下，“以

後某個時候，再重返舊地，重返城市的角角落落，像以前一樣。”他自信地補充一句，憂愁的臉色頓時消失。他含笑點頭，以示告別，拎起皮箱起身要走，此刻僕人上前幫忙，他友好地搖頭謝絕，就大踏步地跨上第五大道。朝西就是他的家 56 號街。

走到家門口，他風塵僕僕，又熱又累，決定讓看門人肯納來提行李，於是將行李放在宅基上。

以前，每當他拉門庭門鈴時，總能聽到屋內的叮噹響聲，今天卻無人應答。等了一會兒，他回到通向馬路的宅基臺階上，抬頭望著這座棕色石頭砌的建築物，窗戶緊閉，簾幕垂落。整個 56 街的房屋聳立在初夏的周日清晨裏，寂靜無聲，埃傑頓上上下下打量那陽光燦爛的街道和房屋。在巴黎呆過後，他覺得這座故鄉城市相比之下缺乏綠化和詩意，美洲強烈的陽光毫不吝惜地照出了它的陰暗弱點。

他伸手掏鑰匙，想自己也許不久將來會被命運拋向更加污穢不堪之地，而今日尚能在紐約繁華地段公寓裏棲身，至此，方才意識到家族留下這套舒適公寓的可貴，挑出前門鑰匙，開門入內。

這是一幢老式的公寓樓，建築笨拙，五層樓高，每層一套間，沒有電梯，他一跨進這座過時的大廈，就有漆黑一片、密不通風的感覺，頓時情緒也壓抑起來。其他的房客，顯然都離城避暑去了；他們都是受人尊敬的中年人——老氣橫秋、腰纏萬貫，像樓梯上煤氣燈護衛欄杆一樣死氣沉沉。每戶人家佔用一層一套間，住了好幾年。埃傑頓從一位叔叔那兒繼承了一層公寓。這位叔叔，上一代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品格高尚、興趣廣泛的老紳士，業餘的古玩愛好者、收藏家，蒐集了許多特殊的東西，其中有的反映了他的個人性格和癖好。

埃傑頓拎著兩只貼著三色標籤的皮箱，上了頭二層樓梯，在轉角處，放下箱子，喘口氣、息息力，坐在臺階上，點了枝煙，心中捉摸著將來的前途似乎像樓梯深處一樣暗不可測。他抬頭仰望天窗上彩色玻璃產生的虛假幻境，彷彿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無依無靠處境的可怕後果，和將來捉襟見襯的經濟困難。大學畢業後，他像任何一個初出茅廬的學生，頭腦一片空白。如果那時不放任自流，他通情達理的本性可能會讓他留在祖先開創的埃傑頓&泰納脫公司工

作——在這家歷史悠久的商行裏當一名生鐵經理。

然而，命運和他的朋友們代他做了生意，又勸說他出國，不幸的是，他碰巧學會了一種輕鬆、優雅，卻也很普通的文藝能力；例如，演奏幾首即興鋼琴曲子，在油畫、水彩畫、泥塑造型都能搞幾手，又能寫些大學生活裏流行的業餘詩歌。常有女孩子向他求愛，吐露她們的心事和煩惱，那些愚笨的朋友奉承他，雅稱這是“他的天才”。尤其是在三流期刊上他展示出了一些畫，四流出版社刊登了他的一篇短篇小說，某管弦樂隊還演奏了他的一支舞曲，弗立佛利梯大劇院的伯恩斯坦樂隊也願意購買和演奏他送來的輕音樂作品。

他原來可以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商人，但被這些小聰明的玩意兒毀了。他像驢一樣蠢，為自己放假兩年去國外學習，當商行瀕臨倒閉時，幾乎離家已一年光景。目前他除了這套公寓和房內物品，一無所有。這是他既不想還債又不願出售的唯一財產。所有其他的錢財都全部還給了債主們，誠然埃傑頓家族維護聲譽的美德，像銀子一樣閃閃發光。如今，家族的最後一代回到自己的住宅，他決心絕不出售這些祖傳的雕刻、掛毯、油畫。

休息停當，他扔掉香煙，拎起皮箱繼續上樓。

這套房子是他現在唯一的財產，可是之前，他卻根本沒當一回事。

四周萬籟俱寂，只有沉重的脚步在未鋪地毯的樓梯上發出蹬蹬的響聲，每層樓的過道空曠著，每套房的大門緊閉，無人居住，欄杆和過道結滿灰塵，灼熱的空氣裏還混雜著樟腦丸和柏油紙的怪味。

他走到頂樓，一盞煤氣噴燈像往常一樣閃爍著火光，照亮著通向自家門口的走廊，借著這點模糊的光線，從鑰匙圈裏挑出房門鑰匙，進了屋，跨了門檻，就覺得情況不妙。

他無法肯定究竟是什麼，反正通向內屋的過道上有輕微的聲音，另外暗淡的晨曦裏有些可疑的活動，他頓時毛骨悚然，不由自主打了個寒噤，開始停滯不前，細細靜聽。

他站著，審視周圍的一切，慢慢冒出一個念頭，屋裏還有人！這時，他不再害怕，前進幾步，止步停下，目光從屋外掃到屋內，

從光線黯淡地方轉到一扇半掩半開的門，從中可以窺視裏面空曠房間的角角落落。他手抓住兩只皮箱站著發怔，想知道裏面是否有人，有一點可以肯定，眼前一切與他一年前離開時已太不相同。

首先映入他眼的是那條美麗的古色古香的塔吉斯坦檯布，像厚天鵝絨一樣柔軟，鋪在桌子上；他記得原先是小心卷攏，用麻布包紮縫牢，裏面又放了很多樟腦丸，收藏好的。從壁爐處他聽到低低的節奏聲，這是那架塞夫勒（Sevreco）座鐘發出的輕盈嘀嗒聲；房間佈置得簡直像 150 年前濃裝豔飾的女主人的閨房。對此，他心煩意亂，一年前離開時，他鎖住門，命令看門人肯納，除了他發信件或電報通知，一概不准打開入內，而現在顯然有人住著。

他聽著，目光在昏暗光線中搜索，便聽到某處的窗簾布因開窗隨風飄動的沙沙響聲。他小心翼翼走到餐廳門口，轉動手柄，向內窺視，餐廳裏窗都關著，光線黑暗，傢具全裹著麻布套子，未曾動過。

他輕輕地走到管家用的食品儲藏室，那兒的百葉窗微開，光線朦朧，寂靜無聲，一會兒似乎聽到某處確實有窗簾的飄動聲，就轉身通過藏書室退了出來。

借助於微弱的光線，他邊走邊看，現在方才看清楚令他迷惑不解的東西了。

他走進他的穿衣室，開門，果然有扇窗開著，窗簾隨風飄舞，引起他注意的是一大堆時髦的箱子，立櫃式的，蒸籠式的帽盒、鞋箱，有的開著，裏面奢華的衣著隱約可見；有的關著，套著外罩，顯而易見，都是女士的裝束行頭，箱子上印著 D.T 或 S.T 的字母，最大的一只箱子上躺著一只貓。

第二章 奇遇驚豔

貓是純白肥胖的波斯種，它那美麗的藍眼睛死死的盯著埃傑頓；他回頭看它，心裏暗暗吃驚，接著朝外面的臥室突然一瞥，看見一條人影，頓時他怔住了，彷彿凝成一塊石頭，發呆站著，茫然若失。

那人倏地跳過他的床，轉身就跑；身上那件繡著蜘蛛花邊的長袍，拖在地上，腰間圍著的玫瑰色緞帶隨風飄動，一忽兒，人影消失得無影無蹤。

他著迷似的呆視一會兒，慌亂的眼睛移向梳粧檯，上面擺滿了女士化妝用的銀器和水晶盒。哇！這是一縕做得十分細巧的捲曲假髮，簡直與真的一樣，妝凳上也堆滿毛茸茸的呢絨、花邊等親呢飾品，它們都散發著淡雅的香味。

他猛地打一戰慄，驚異的目光又轉向那條掛毯，發現它的一角在難以覺察的夏日微風中幌動著。

此刻，他所站之處可以清楚看到外面那間碩大的客廳，一雙銀絲繡花，精巧的高跟拖鞋不適當地放在門檻旁；一張桌子的一角放著一瓶芍藥，盛開著象牙、粉紅、橙紅色的花朵，香氣四溢；窗戶開著，太陽透過落地長窗變成一束耀眼的光柱，光柱裏漸漸顯示出一個精緻的輪廓，有一個奇妙的影子在移動，那個美麗絕倫身影，宛如古老日本神話幻境中有聲有色的幽靈。

突然間，那個人影轉過頭，看見了他，她面對照耀的陽光，紋絲不動的站著。這是一位身材苗條的妙齡女郎，穿著一件銀枝細花的長袍，色彩鮮豔奪目。

他徑直走進客廳。

誰也沒作聲，她那美麗的大眼睛瞪著他，他詫異地望著她。她的外貌氣質和穿著打扮都與眾不同，別具一格；緋紅的臉蛋、裸露的粉臂，兩只緊貼面頰的小耳朵上分別插著鮮紅的牡丹花，宛如兩

只毛茸茸的粉撲，穿著絲襪的小腳拖著一雙朱紅結帶的精巧草鞋，她的身影蒙上了一層玫瑰色的輪廓，像一具奇妙的幽靈，散發著虛幻飄渺的香味。

“你是誰？”她問。他覺得這嬌滴滴的聲音十分空曠離奇，彷彿走進了一直使他著迷陶醉的日本神話的仙境。

“請你立刻出去！”她喝道，這一喊聲才把他從遐想中喚醒。“這——這簡直不可思議，難以置信。”他慢吞吞地說。

“這是真的。”她邊說，邊伸出一只雪白的手指，按在一個電鈕上，等著。

他只注意她的人，沒辨別她的話，嘴裏仍咕噥地說：“我——簡直無法明白——那只貓——這些衣服——還有你。”

“你明不明白是另一回事，”她加重語氣說，“你懂嗎，我正在打鈴叫看門人上來，他是個身強力壯的愛爾蘭人，現在，他可能已經跑到樓梯的一半了。”

“你把我當壞人？”他驚訝地問。

“總之，我也不怕你。”她反詰道，手還按在鈴上。

“怕我？當然你不怕。”

“我決不怕你！儘管你的兩只皮箱可能已經塞滿了我在穿衣室裏的銀飾。”

“什麼！”

“那末——那末——你把什麼放進了皮箱？你在房間裏幹了些什麼？請放下箱子，立即滾出去！”

她的聲音斷斷續續，按捺不住內心的氣憤和激動。

“請別害怕，即使我想留在——”埃傑頓說。

“你想賴在這裏！”

“當然，我要。”他苦笑著說，顯得很無奈，“我不得不這樣，因為我沒有別處可去，你最好聽我講，暫時別敲鈴，看門人現在不